

泥土是一味药

葛亚夫

赤脚医生说，人是大地女神的孩子，只要脚沾着泥土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不治而愈。泥土是一味药，可以治疗伤病，也可以治疗时光。

村庄里，孩子叫泥娃子，大人叫泥腿子，筑房的叫泥瓦匠，戳事的叫和稀泥……甚至庙里的神仙、送子观音和观音怀里的孩子，也都是泥塑的。

人是大地孩子，和泥土是父子，和草木是兄弟。人体的基因、骨质和血液都源自泥土。所以，无论人哪里出了问题，都能在泥土里找到药方。身体划伤了，发肤痛得咧开嘴，血流如注地哭。不怕，抓把坷垃，搓碎，均匀撒在伤口上，再用薄荷叶裹住。很快，伤就不疼了，伤口也闭上眼，睡得妥妥的。过上几天，洗掉泥土，连个伤疤也没有，就像做个梦一样。

大地的创伤，泥土可以治愈。人体的创伤，泥土一样药到病除。

脾胃不舒服，往老墙根上一靠，

就顺畅多了。随手摸把墙土，兑上水，又是一个疗程。或嗅，或敷，或喝，或浴……总有一种方式，让脾胃服服帖帖。村庄里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但没人挑食，更没人缺锌少钙。泥土里，啥元素没有啊！

泥土不是外人，人不外是泥土。人脾胃里短缺的，尽管从泥土里挑拣。

暑假，痱子顶着一个个红帐篷，随汗水挥师而下，攻占一个人不过是分分钟的事。脖颈下，腋窝里，乳房下，胯下……一夜之间，都成了痱子的营地，痱子粉都无计可施。不慌，从屋顶抓把淋墙土，均匀撒上。如同司马懿遇到诸葛亮，痱子很快鸣锣收兵。冲去泥垢，一滴水一簇浪花，一颗尘一个英雄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

黑狗体形高大，但整天病恹恹的。结婚多年，他婆娘愣是没生一个子。赤脚医生掀掉他的锅，打开火窑子，掏出一坨灶心土，羊蛋般，黄不溜丢的。医

生说它叫伏龙肝。黑狗服下后，果然生龙活虎。以后很多年，他婆娘的肚皮都没歇过窝。

薛秃子人高马大，头能顶到天。结果，天没事，他的头蹭得没毛发了。薛秃子顶着一个空鸟巢，在村庄晃悠，连只麻雀都不愿往他窝里飞。他老娘找来回头燕子窝，煮盆水。他竟来个美人出浴。后来，长出满头乌发，风一吹，能看见燕子在盘旋、翻飞。

那年，算命先生没能算到自己的命，一个人成了“五类分子”，戴高帽，游街，再教育。像破布兜里的命签，他散了架，没了魂，被扔进墓坑。三天后，他又活过来。哪怕所有人都嫌弃他，泥土却不会，它用地气续上他断掉的那口气，用黏质缝上他破损的那些伤。

赤脚医生说，人的伤都是人伤的，有些人能治愈，有些人看似治愈不了，但泥土就能愈合他。

走近了才知道

郑州四中 王怡心

老家县城四周都是小山丘，是健身游玩的好去处。那年冬天，回老家度假的我，天不亮就被爸爸拽出家门。他指着前方的山丘，对我说：“今天我们跑步到山顶，就算成功了。”我不禁觉得他在说笑，那么陡

的山坡，怎么跑上去？我自认为没有那个能耐，光是远远地看着就已经觉得腿软了。爸爸说：“你都没走近呢，怎么知道你跑不上去？”无奈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向着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山顶跑去。

冬日清晨的寒风像是一把刀子划过我的脸颊，在身上大汗淋漓的同时，脸和手却是冻得生疼。我感觉我的能量就像是手中的沙子一样飞速地消逝着，腿上仿佛绑了十斤重的沙袋，一步一步地砸向地面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的爸爸